

4935

# 川緬紀行

汪永澤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 序言

去歲暑期，寇氛益熾，我國沿海口岸，相繼爲敵人封鎖，僅賴西南仰光孔道，以輸入軍火商品日用等物，輸出絲、麻、棉、茶、桐油，以交換外貨及外國，余以專習地理科，且又好遊山水，欲作西南考察之舉久矣。適至友周君紹武沙君蒸洲，邀遊滇南，因得於短短三月時光。遍歷川西黔西雲南通衢要鎮，深入民間，採風探勝，兼調查三省戰時概況，與夫有關國防經濟建設各端，計程往返近一萬里，返渝後乃逐一記述，並繫之以論斷，雖屬續之作，不足以當大雅，而閱見所資，感懷所及，或尙可供當世君子之參考，故敢自片鱗也，以禍黎棗焉。

三十一年四月於國立中央大學。

州  
縣  
地  
行

# 渝瀘江行散記

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余應友人之約，作雲南之行，檢點行囊，與共度警報生機之醫患難朋友告別，時值細雨霏霏，嘉陵銷魂，心益黯然！惟各祝前途珍重耳。

及抵城中，久經敵機肆虐之山城，敗垣頽壁，滿目荒涼，私意此沒世之仇。一息尚存，誓當報復。旋赴望龍閣族叔處，山城向晚，燈火千家，依稀有故都下關江干風味，頗慰客愁，傍晚晤雨農叔，知有去瀘州船，但客票已發，乃托同鄉溫翁棟臣設法，始克成行，及雨農叔送余上長虹船時，則已暮色蒼茫矣。據危欄，臨江心，尋一隙容身之地，夜深寒氣侵入，雨絲陣拂，乘客相繼入睡，燈光灰暗，益覺境况蕭索而江濤打船，岸頭犬吠，時驚客夢，益為之轉側不能入寐。

長江全流域面積為一三八萬方公里，四川佔百分之三十一，約合四十萬方公里，江流自西康與雲南交界處之永仁縣，北折入川，滾滾東流，而至川鄂交界處之巫山縣鹽魚溪口，共長一千六百公里。但普通皆以宜渝間之七百公里，瀘渝間之二百八十八公里，瀘敘間之二百八十八公里，以及自敘府上達永仁縣間之七百餘公里，總計為一千八百公里，而概括謂其為長江全長五千二百公里之百分之三十，並從而稱之曰川江。

川江之有汽船，始於宣統元年三月，英人浦南田氏，駕蜀通輪來渝。繼而又有日商



3 0662 9678 5



營漁宜間航運，迨合川人盧作孚先生，創設民生公司，主持川江航運，川省航業遂大興，二十年來，營漁經營，至今大小船隻，已不下百餘艘，其裨益於國計民生，實非淺鮮。乃自我對日抗戰爆發，國都西遷，因戰時人口之集中，軍運頻繁，故目前輪船公司，雖有商辦或官辦之民生、招商、華中、合衆等各公司，船隻總額，約在二百餘艘，噸數自數十噸至百噸之間不等，但已有供不應求之狀態。又川江灘石未盡除去，向不夜航，且目前行駛渝敘萬間之船隻，既不定期，為數亦少，因此阻礙原因，致使「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之情形，至今仍然存在，殊屬憾事！

二十三日，晨光初放，船即啓碇西駛，余欠身坐起，但見山城倒退，江水逆流，數年滯留之陪都，漸消逝於晨曦曉霧之中。回憶前年由湘省經烏江來渝之心情，與此時離渝之別緒，豈能想前途茫茫之征塵，百段思潮，交伴浪花，起伏不能自己，

三十里至大渡口，自重慶抵此，大江兩岸，屋舍毗連，未嘗間斷，多為戰時大後方之所新建者。大渡口鎮，原為一江邊之擺渡處所，今則蔚為大觀。

川江逆水上行，自渝市至江津，以渝市至漁洞溪間之六十里中，水流較急，故舟行速率甚緩。漁洞溪鎮，位於江之南岸水隈，傍山為鎮，舟中眺望，巉巖上下，市廛甚盛，龍巴縣西部一區最繁盛之區也。

過漁洞溪後，江流較緩，三十里至小南海，恰行渝津全程之半。小南海為一豎立江中

之一孤山。每當潮退水枯，春秋佳日，遠近善男信女，朝山如雲，香爐頗盛！以其類似新東鎮海島上之普陀山，故蜀中錫以此名。

溯小南海而下，輒入貓兒峽，兩岸地而乾燥，高山峭立，爲石灰岩地，因石灰岩上水分不易停積，故皆童山濯濯，怪石嵯峨，景至奇瑰，峽下有白沙沱鎮，有石灰窑多處，專供渝甯附近建築之用。峽之西口外，有灘名蝦子樑者，急灘險峻，時有覆舟！

出峽後，江面益廣，銅貫驛鎮以後，有江口鎮，亦名順江鎮，爲長江與由川南北流之嘉江會集之處，川南之物產，萃集嘉江縣，由此北下運銷至沿江一帶岸埠，故順江乃一商業之重鎮也。

及抵江津，則已午後一點鐘矣！舊地重遊，城郭依然，而景物已非。撫今思昔，不禁慨然！

江津縣境，南北廣四百餘華里，東西袤三百餘華里，古稱江州，別名江陽，以縣治位於長江之曲，形同「河曲」之「几」字，故又稱「几水」。物產富腴，民情敦厚，爲川東之名邑。人口據民國二十五年之調查爲八十三萬七千。全境約十分之一爲森林地帶，餘則均爲稻田，糧食除自給外，年有大宗輸出，總額約爲三十萬担。農產之副品，有糯稻產量年約五十萬枚，僅次於合川，惟色香味則遠過之，而爲川東之冠，他如桐油、豬鬃、廣柑等，亦均豐盛！

江津以地當川江之中流，西瀕敘府（宜賓），接壤重慶，爲南北東西之要津，且物產殷實，民生優裕，故爲川東文物會萃之區。教育之發達，可與蓉渝兩地媲美，白崖吳芳曾，名傳海內，爲近代詩壇之巨擘。

發江津後，舟環汎濫平原之江津城池而行，西北對岸爲德感壩，抗日軍興後，蘇皖難胞，多避難於此，國立第九中學在焉。鎮當江之陰，他日成渝鐵路築成，此爲必經之所，則其繁盛之狀況定可駕乎江津城之上。

四十五里至油溪鎮，爲江津白沙澗水道之中點，鎮居峭崖之上，對岸龍華寺，興建不久，爲山中失意政客之歸隱地，扶乩之風甚盛！

白沙距江津九十華里，當大江之南岸，亦爲余舊遊之地，遠處瞻望，市集依山如帶，綿亘數里，爲江津之首鎮。自國都西遷後，文化機關多遷來此，與嘉陵江上流之沙碛區同爲陪都附近之第二大文化區，街衢寬敞，屋舍整潔，市集之盛，川東諸鎮無其匹者。鎮西八里有紅豆樹，爲邑紳王某之別墅，橘園相接，佳木葱蘢，每當橙黃橘綠之時，附近居民，爭往遊焉。

是晚，舟宿白沙上拔十里之石門鎮，船泊江心，買小舟，走遊鎮上，就酒家沽飲。飽啖四川口味，盡興而返。

八十里至滋溉，永川縣之一小鎮也。再前行，爲朱家沱鎮，地產元油，馳名遠近諸

邑。及抵合江，則已是傍午時分。此間川南副熱帶產品甚多，荔枝尤馳名遐邇，肉滿味美，顏色鮮麗，兒童多泛小舟，趨前爭相叫賣。

合江縣，亦爲川江的重鎮之一，距重慶五百華里，白沙二百七十華里，瀘州二百二十華里。目前以地位重要，故每週均有直航重慶汽船。

合江古稱符陽，縣治以地當長江與由貴州亦水縣北流之赤水河二河交會之沖積丘上，故曰合江，人口凡四十萬，城區約四萬，城池成長條形。屋舍嵯峨，街衢整潔，面對江之白塔，山光水影，交相襯映，景物宜人，且農產甚豐，求生太易，故人民均優遊自在，富保守性，尤拒絕新文化之輸入，是爲缺憾。

荔枝箱子同爲合江之名產，而其木材之貿易額，年收約在二千萬元，其經濟之優越情形，可以概見。今川黔鐵路，亦有經合江之擬議，他日倘能見諸實施，則合江當更可爲川南經濟轉運之中樞地點。

溯合江而上一百六十華里，江之兩岸，有老瀘州城，背山而水，形勢險要。舊有一天生重慶，鐵鑄瀘州」之稱，可見其自古以來在軍事上價值之重要也。惜地處偏僻，交通梗阻，且當急流之處，不便停泊船隻，今早已爲優越新瀘州取而代之，一蹶不振矣。

又史傳，宋之末年，有阮氏兄弟者，見國勢已去，知社稷必傾。乃自願任知州，分仕合川及瀘州二府，一守今合川城南岸三十里之釣魚城，一守老瀘州城，迨宋亡十八年後，



婦以糧盡彈絕，爲元人所破，皆殉國。值茲中原板蕩，家國蝸蟻之時，吾人願懷先賢事跡，能不益覺感奮耶？

老瀘州城，距新瀘州，水道只六十里。計自重慶抵此，六百餘里間，江流迂迴，水勢滯茫，兩岸青山遙對，高下起伏不一。渝瀘兩地，拔海均不及三百公尺，二地高差，只數十尺耳，江流迂迴於盆地之間，地勢緩斜，河床平坦。惟兩岸多礫岩，礁石未盡除盡，多伸入江道中，積壩亦多，甚至有廣至三四華里者。故非有熟練領江，實無法通航，沿江兩岸，數百里間，稻田、菜畦、瓜棚、豆架，阡陌相連，物產殷實，此爲紫色盆地中特有之現象也。

過老瀘州後，江面忽廣，遙見兩江潏茫相匯之處（沱江、長江），帆檣林立。市集毗鄰，知此卽爲四川四大重鎮之一之瀘州（四大重鎮爲蓉、渝、萬、瀘）。卽抵瀘州，早已暮色蒼冥。余捨舟登陸，詢及逆旅主人，始悉川滇路之起點，不在江北岸之瀘州，而在與瀘相隔十里之對岸藍田壩也。因目前川滇公路暢通，運輸頻繁，故晝夜均可過渡。於是僱人力車，抵渡口，涉江兩邊，詢至友人沙周二兄預先航函示知之新華旅館，則沙君甚淵已待余數日矣。故人重逢，相對樂極幾不能發一言。

## 川滇道上

瀘州城亦成長條形，人口約十萬，尤以沿沱江及長江二水交匯處之岸頭，人口最爲稠密，每當早市交際，油糖紙張商人，聚集茶肆，互爲交易，狀態繁盛。城西一帶，街道寬敞，路旁遍植槐柳及梧桐，蔭涼美觀，頗具都市風氣區之氣概。中城一帶，在昔反爲兩軍聚集之區，惜去歲兩遭敵機摧毀，敗垣殘瓦，蕭條景象，至今未泯。城西亦有忠山，史傳武侯曾駐兵於此，山頂現爲縣府所在地，山之南麓，開爲公園，亭榭井然，花木茂盛，乃邑人遊憩之所。其附近之五峯，王嶺諸山，林木葱翠，洞壑優勝，遠瞻如一幅畫圖，尤足怡人心目。

由瀘州涉江，約十里至藍田壩，爲一沿江之沖積台地。土肥田美，物產富饒，腴沃之含鈣土上，廣植龍眼、甘蔗，彷彿南國風光。自川滇通行後，以其爲北段起點，桐油、棉花、藥材等外運貨品，多由重慶經水道運至此處，再改汽車裝運至昆明，轉輸國外，此線陸運之距離較之自重慶經貴陽直駛昆明，約縮短數百公里，且渝瀘江航又復捷便穩當，可省汽油之消耗，故戰時在節省珍貴物資原則下，川滇道在運輸經濟上之價值，遠勝西南國道也。

余以友人車，須接洽商貨，故留瀘州一星期，始於七月一日，繼續南行。車由藍田壩，直至納谿縣十五公里間，地極平坦，農田遍佈。仰望遠山，青蔥一色，俯瞰大江，數

帆如畫，村舍櫛比，居民稠密，蓋此段實爲江之南岸精華所在地也。

納谿縣，當永寧河與大江匯流之處，惟以台地日漸外伸，江流變遷，今日處已內處距長江江面四五華里之處矣。車站在城外，遠觀城池，亦頗雄巍。永寧河上流雖多急灘，然自敘永以下，終年均可通航，故川南古宋、古蔣、長寧、敘永諸地山貨，亦均由此河道，先集納谿，再轉輸敘永沿江上下一帶，故納谿商業特爲興盛。

納谿南行數里，渡永寧河橋，橋長百餘公尺，純用木材，且橋基不固，每當五六月間，川南山地內洪流暴發，下流水位陡漲且急，橋身損壞，年有所聞。渡河後，穿小山谷，路旁綠茵映溪，花竹成行，猶以梯田特多，沖積土上，農產品之豐足，足以與江南媲美。

十五公里，至上馬場，場當永寧河之西岸，爲一較整潔之市集。過此以後，公路循永寧河而行，兩岸高山聳立，谷流切入峽地中，河面頗窄，水流甚急，上行船隻，多選以四五十人撐撐者，舊式交通之不經濟，可見一般。谷流地帶，山坡較陡，耕地殊少，夾岸僅見修竹參天，叢莽無旣耳。

又十五里至江門，鎮跨永寧河之兩岸，商務甚盛，餐館中魚蝦特多，久留川東人士，望此又得飽啖一頓，洵可樂也。

江門南駛，地又開朗，山皆低矮，最高者亦不逾四十公尺，沿途盡是梯田、耕園、竹

林、菜圃，農產甚豐，且玉蜀黍遍佈，已蕪參天，是仍不失四川盆地之情況也。

三十八公里，至敘永縣，以地瀕永寧河，故又名永寧，在昔爲府治，城跨河上，商舖集中地，在西岸，寬敞整潔，亦如其他四川城市然，夾道綠槐成蔭，形至美觀。街長約二海里，房屋建築頗合現代化。城外有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設備完全，招待周到，過客均喜住焉。

敘永氣候，仍充分表現四川盆地之特點。全縣面積爲二九一六方公里，與瀘州二九一三方公里同大，而瀘州人口爲九十五萬，敘永人口則只二十八萬，兩縣人口相差恰爲三倍，此蓋由於敘永已偏處川南，僅爲軍事之要道，而非商賈之重鎮，且境內山地亦較多，物產不大豐足，是亦人地關係影響實例之一也。

敘永當雲貴高原與四川盆地之邊緣地，蓋四川盆地與雲貴高原以侏羅紀爲地質上之界，敘永恰在白堊紀與侏羅紀之界上，故已是川黔二省之天然界處。其南山川峭峻，形勢險要，扼川南與滇黔之關鍵，故在昔滇軍北上攻打瀘州時，必先佔敘永，再奪納谿，然後進襲瀘州也。

七月二日，發敘永南門車站，初行敘永小敘地間，繼循永寧河而行，兩岸高山急流，一似江門以北數十公里之情形然，附近三十公里之峽谷中，除二三小鎮，係有定期市集外，居民甚鮮，但有鳥聲與急灘奔流之聲，時相應和耳，久居喧囂市區之人，至此心豁意

賤，別饒情趣。

出峽谷前行二十公里，過古蔭縣之營山鎮，又復至高山起伏之區。蓋自敘永以南，在氣候上，在地形上，在人類景物上，已漸由盆地內之低窪濕溫之副熱帶氣候，及邱陵低矮之山地，而漸至高山大谷之氣候涼爽雲貴高原之邊緣矣。營山鎮以後，山勢愈挺勁，氣候愈溫涼。車盤山達絕頂，停車南北瞻望：盆地乎！高原乎！赤水河乎！平心息氣，以物斷事，就地理之景色上分析之，赤水河下切深谷，深谷兩側，高山聳豎，岩石、土性、物產、村落、陵谷，與極目所及綠火一灣水一V形峽谷，十數里間，均無差異，因悟赤水河之完爲兩省界水，實僅就界限易爲明瞭鑒別而分者，實則稍其地理之眼光者，立足雪關山上，北顧川中，雲海馳騁，陵谷低平；南瞻雲貴，高山綿亘，澗壑深遠。二嶺之間，風物殊途，人文迥異。由北則以四川盆地爲活動之中心，山南則以昆明貴陽爲活動之樞紐，故就地理及人文現象，區分川黔界限，確應以作爲當時所繫之雪關山爲界山也。

軍循雪關山而下，盤旋幾二十公里，紆迴周折，始達山谷之底。谷底有赤水河鎮，鎮有居民幾五六十家，茶館酒肆，一一具備，此鎮爲川滇二省來往商旅必經之處，居民語言，略異川中，多山音而噪耳，性亦潑辣，此或係山底狹小，地勢影響於人生所致，余等以車生故障，遂暫寓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內，此地交通不便，物價頗廉，故食宿均甚適意。七月三日，發赤水河，過橋卽爲貴州界，車立即爬坡而上，公路紆迴，亦如昨日下午赤

水坡然。上山公路轉角過濶，均甚寬易，可見當年修路人員苦心之一般也。行二十公里，一路爬山，車行甚緩。時或回首，見昨日下午山所經之羊腸曲徑，非常險峻。時逢陰雨彌天，雲氣從車窗隙縷縷而縷。俯首凝望，下方冷雲層層，幾如置身天上，韓昌黎有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當時余實深領會此語也。

更二十公里至清水舖，此間土色結帶灰色，已迥異於四川紫色盆地中之土壤也。清水舖兩旁多木屋，蓋以木材之易取也，居民面帶菜色，以水土關係，腹多膨脹，衣物襤褸，精神甚憊，人謂黔省「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住者：余嘗疑焉，今始證此語之信然也。惟就作者自清水舖，再前行二十五公里，至燕子口途中所見，地雖全在高山地帶，然自高山峯嶺以迄低谷平地，依山勢就山石，砌成之梯田，比比皆是。稻、玉蜀黍、燕麥、蕎麥，相互雜生，地無遺土，並非如吾人所想像之窮窮情況也，因悟於黔省之貧瘠，在自然環境言之，地勢高亢，氣候終年涼爽，生長季不足，固為其主要原因，而民元以來，黔省以地處僻壤，中央政令不能施及，地方惡勢力特強，官吏貪污，荏苒遍野，且復以吸食阿芙蓉者之普遍，故民體甚衰，懶於勞作，民生遂益見其窘迫之狀也。

燕子口，為一小鎮，余轉在此停車，過午膳，此間地益偏僻，故生活更廉。飯後又復前進，翻山傍嶺，起伏不一，路旁多桃李等果樹，皆碩大新鮮，脆美可口，其價廉程度，約低於重慶數十倍以上，可見地位與交通之影響於經濟之深也。

過察河坡、金銀山、八寨坪等地以後，地已離開高山，漸形開朗，山皆低矮，稀疏成列，如依規則分佈然。點綴於附近公路兩旁者多稻田，均已成熟，時當夕陽在山，遠天一碧，山多成對稱形，間以平原田疇，若成自然之節段然，其與以後過畢節等五公里內，所見地形狀態全同，而畢節城恰在兩端衆節段山中之較廣平曠上。

距畢節城五公里處，有觀音橋，過此車行平曠上，急馳如飛，及抵畢節，則已薄暮，宿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夜間月上，走遊街坊，街成「弓」形。舖以石板，頗寬敞，自南門至北門，長凡四里，燈光交映，人頭錯動，不特餐館人滿，即街頭巷尾，喧嘩振耳。其具體而微有大都市風味者，則爲戲院鑼鼓喧天，商店標奇立異也。夜深山風甚涼，頗有秋意，與瀘州氣溫相較，其相較差何止十度。此蓋由於自川中南行，多上山而少下坡，地勢約高於瀘州七八百公尺故也。

畢節位於黔省西北部，當川滇黔三省之交，有六冲河之支流深矣河流貫城周，成一大山中之小盆地，土地利用及灌溉，均甚完美。在昔原爲軍事重鎮，爲滇南用兵攻獨必爭之地，自川滇路及滇貴陽支路先後暢通後，以其爲商運驛運之中心，商業驟盛，造成所謂道路式都市，實非偶然！

七月四日，晨發畢節而行，旭日東升，寒氣浸入，路旁驛馱夫，着厚棉衣，尙寒慄响凍而行，此種馱運，原爲高原及沙漠中，交通梗阻，氣候乾燥之區，遊牧商人生活方式

之二，自我國沿海口岸爲敵人封鎖後，爲節省汽油，遂盛行後方，是亦不得已之辦法也。行自瀘州以迄昆明九一五公里，朝發暮宿，須時凡二十餘日，馱夫因趕路及節省經濟起見，夜間卽隨時就高山或低谷之旁而宿，繫馬於旁，人伏驛車下，無陰雨露風晴，降霜落雪，亦均如此。

畢節以西，由於烏江上流之六冲河之切割，河流成南北向，而公路則自南迤西，故山坡皆緩，多梯田，物產甚饒。經長春舖、高山舖，而至楊家灣。此段途中，多士兵守衛，蓋以前數年黔省南北政治紊亂，中途劫掠之事，仍時有所聞，故車輛過此，例須結隊，近則以官兵進剿，始稍安靜耳。楊家灣西南下坡七公里處，有七星關，關下懸崖壁立，有七星河，水勢奔狂。附近七星山，七山並峙，若屏藩然，關口爲滇黔之要衝。明代傅友德大破烏撒蠻於此，益進遂平、麻川諸蠻，故歷史上久傳爲軍事上之重鎮。

七星關以西，越一嶺，便至平山舖，再西南越一嶺，過橋爲野馬川，再十五里越鑽天嶺至嚇草。按黔西北地處邊壤，自古卽爲中原人士不常涉足之處，明末以迄清初，均爲蠻人世居，故地名如楊家灣、野馬川、平山舖等，均類似西遊記中之地名，而其景色，翠山首亘，巖物蕭條，亦恍若在西遊記中遊也。

嚇草鎮，爲一道路式之街道，鎮長約二里，以附近林木較多，故皆爲木屋，此處生活程度甚低，而民生之艱苦。物力之困難，出人意外，居民衣物，鮮有不十數補襯者。



嚇章以西，公路上坡，復又下坡，如是者再，歷三十公里始抵媽姑，一路荒涼，稻田已不常見。媽姑全鎮，居民雖有百戶，但多污垢蓬戶，附近產煤鐵甚豐，他日礦產如能盡量利用，則本鎮成爲一工業區也，惟以地太偏僻，交通不便，附近以氣候關係，農產不豐，對興建工業，影響至巨。

過嚇章，再陡折上坡，山色青蒼，岩巒挺秀，而林木則殊稀。間亦有童山濯濯者。耕地極少，稻田參隳，根本無有，僅偶見蕎麥，開紫紫黃花，娟娟舞鴈，臨風招展耳。其最高處，曰口最高峯，亦即川滇滇中之最高地點也，拔海爲二千八百四十公尺，雖在盛夏，寒風猶刺人骨，雨日並有結冰現象。其地位雖在四川盆地之南，七八月間，山峯之上，白雲叢聚，景物殊美，蓋以其地勢高於盆地約達二千五百餘公尺故也。

最高峯以後，再西行，峯迴路轉，時高時低。過五里坪後，遙望山谷內，綠波如油，青蒼欲滴，知即爲烏江上游六冲河及三岔河與北流入川之洛澤河，及東南浩蕩流入廣西境內之著名北江盤江等數大川之起源地之草海子也。草海成因，係爲石灰岩溶解而成者，爲黔西北部唯一之內陸湖泊，亦即雲貴高原中之最高湖泊，面積雖較滇池洱海爲小，然拔海則在三千七百公尺以上。由高處瞻望，四面環山，係成長條形，面積約六十方公里，湖水淺淺，遍生水草，產魚甚豐，因山間雨水之注聚，由山上挾捲泥沙，沉積湖中，成湖邊之沖積地，土雖肥腴，然以地勢高寒，湖水亦時有漲落，故毫未利用。

威寧城濱湖之東，依山而築，高下不一，因附近石塊衆多，且高山區內，林木較少，故頗多石屋，車站在城外招待所內，附近餐館林立，碩大燒魚，僅兩三元一盆，其他菜類，亦未有逾兩元一盤者，作者因得在此，又繼江門以後，飽啖一餐。

飯後循城外石板上下之小道，入城流覽，城自南至北，僅一狹小街道耳，商業尙稱繁盛，糕餅頗出名，價廉物美，且式樣翻新，以木盒盛裝，可便攜遠處以餽親友。土產羊毛綫，僅售十數元一斤。

出城後，見結隊狀極窮陋之怪服男女一羣，負薪入城，詢之士著漢人，始知爲苗人之一種，名爲蔡家，男子披氈，女子以氈爲結，飾以青布，若牛角狀，衣物污垢遍佈，作怪異之語音，互爲談笑，聞此猶苗人，生活至苦，四季裝束不改，終年均不沐浴，身上之披氈，亦卽夜間之被褥也。

發威寧，時方陰霾佈天，雲氣馳騁，北風由窗隙入，涼愷襲人。車繞草海行，過康家海莊，回首看草海，波平如鏡，殊足留戀。願他日抗建功成，敝屣路通，再由江東掛帆西上，至此一避盛夏暑氣也。

繼而車又行羣山中，附近土壤，間有褐色者，小有煤產，多爲土人開鑿小洞，採而歸家取暖。途中人煙至稀，高山及低谷土地，因終年氣候溫涼，故僅偶見一二雜糧地，稻田則絕少見矣。四十公里至黑石頭村，僅敝昆工程分段處之一所房屋，較爲可觀，餘皆矮小

茅屋耳。

過黑面頭村，林木漸稠，耕地亦多，自然生長之植物特盛，因已接近雲南雨季區域，土壤顏色亦較赤，東西通道因與北盤江上流支流之幼年期河谷，成交叉狀，故公路皆循山頂連成一塊未被切割處而行，上下起伏較少。四十公里至普灣鎮，為滇黔二省交界處，車站僅數家旅舍，附近盛產梨子，因交通之不便，不易運輸外出，價格奇廉，每元可得大梨百餘枚，歸途中，有老婦持一籃梨餽余，給以一元，喜形於色而走。梨質較粗，水分則足，惟較之所謂滄州梨嶺山梨，則遠遜也。

時維六月，序屬雲南雨季，在此住宿一夜，落雨數度，滿天星斗者亦數度，及晨起則又覺迎遠袖，雲霧晨曦矣。此處天氣已較威靈為暖，細察山色，土壤帶紅，稻田亦依稀分佈，稻田亦依稀分佈，迥異於黔西景色。

七月五日，繼續前進，晨風頗涼，沿途紅色山光，綠色林木，交相輝映。此區每年有數月多雨，土壤被侵蝕至烈，往往有草木全無之山嶺，車盤山上下，極目荒涼，雖遠處偶見一二人家，然近觀之房屋亦倒塌不堪，且往往根本即無居人。此蓋由於此間海拔均在二千公尺以上，又當牛欄河與北盤江之上源，河谷下切甚深，低處偶有稻田，山坡之上，林木疏少，雨水不易停積，土壤易崩，梯田少見，無法利用以為耕種也。

車輛自覺以至貴成近郊，此七十餘里中所給吾人之印像，為山嶺重疊，林木暢茂，

料舍稀少，交通不易，地雖遼寬，而毫無經濟上之價值，因悟吾國之富，兩獨不如揚子江，鄂流數省，嶺南又遠遜巴中，黔西可謂最貧，此地理環境之影響於人生也。

宣威爲吾人自川滇公路入雲南，最先踏入之城池。此處地理景色，已充分表示滇南氣概。城池約一大壩十內，兩側高山隱約相望，形勢天險。壩內雖平曠無旣，然以土壤保風化本，或已是老年期土壤，而非現代冲積土，故耕種不易，僅高亢之區偶有雜糧種植，區處聚水地，有稀疏稻田耳。

車過一大橋入城，城內來往婦女，衣多花邊大袖，頭戴包頭，脚着繡花鞋，余趨前，擬與之交易，細察其語言之發聲，聲尖而銳，若囊舌然，俗語云：「南蠻屍石之音」，今始證之以實際情形。先遊城外，時當小雨新晴，道路泥濘不整，水溝露流於街道之兩側，頗爲不潔。店舖則半掩其門，開小門以經營交易，行人則甚少，舊城在外城之東，街道較整潔，爲該縣行政機關及教育機關之集中地。

宣威產火腿，與浙東之金華，同魚盛名於中外。二地相距約四千華里，地理景色，及人文現象，均相迥異，但其以產火腿馳名，則又相同，此蓋以金華爲浙東之名府，當浙東山地與平原之過渡地帶，爲一山間遼闊之盆地，土壤肥沃，物產殷實，民情優厚，故生活安逸，於是乃重享受，飼豬爲農家普遍之副業，飼豬之料，則爲生產剩餘之米麥，廐房餽草，以求肉軟，故其味特佳。宣威則以地當滇東北隅，因氣候及土壤關係，農作不易，僅

有玉蜀黍雞糧之種植，人以為其產甚豐，然若用以飼豬，乃最佳之食料也。於是火腿業，始應地理之自然環境而興。其製法甚簡，計有四五十家，除三數家較大資本外，餘則均為小規模之經營。本均每斤售洋五元，約合市價五百萬元以上。實為當地人民經濟來源之一。

余與友人沙君，擇城外一餐館，飯一頓，其味之鮮美，色之豔麗，入口蘇而清香，盛地名產，誠不虛傳也。其製法亦均喜購之，以飽親友。

由宣威城二十公里間，路旁村莊漸稠，漢樛雜居，環村樹木成蔭，田疇廣闊，至此始可領略滇東之富庶。與午前所經之滇東北山地，迥乎不同。迨後來作者遍遊迤西迤南諸地之後，始知宣威以迄曲靖而昆明，數百里間乃雲南全省三十九萬八千五百八十三方公里中，亦即造成迤東諸大城市之背景。此蓋由於用高度之適中，氣候之溫暖，墾殖之便利，使漢人克勤克儉之所使然也。

霽益城，外觀為一土城，其地處於滇東之要會，與曲靖倚角相依，其為滇東軍事之重地，其附近為南盤江南盤江兩河之匯流，墾殖之利，亦甚豐。其地之交通文化之中心，與昭通會澤二地同為迤東三大作響影頗大，然對於公路之平津，亦甚重要。其地之交通文化之中心，與昭通會澤二地同為迤東三大

過霽益十三公里，便抵曲靖。其地之交通文化之中心，與昭通會澤二地同為迤東三大

重地。亦處一大壩子內，東西寬約五公里。南北遠五十公里。在雲南無論昆明、曲靖、宣威、昭通、保山等城市，均成長條狹形之大壩子，是亦雲南高原中之不謀而合之地理特有現象也。曲靖附近，雖間有老年地形之遺跡，然河成壩子內，構成農墾豐富人口密集之情形，恰與滇東北山地，成爲光銳之對照。

車站在城外，旅館飯店林立，市廛頗盛，城牆之雄壯，爲由瀘州南行以後所見巔之冠，城內街道寬敞，屋舍壯麗，戲院澡堂餐廳，靡有盡有。近年以川黔、川滇二公路相繼完成，火車亦暢通昆明，人烟益稠，商業愈盛，他日誠三代昭通會澤而上之。

當日因天色已夜，兼之日間途中遇雨，此去昆明尚有一八〇公里，遂暫止宿焉。夜間就廣東餐館中，飽餐一頓，歸即據車酣臥終宵，直不知東方既白矣。

七月六日，發曲靖，越一山崗，十五里至馬龍縣，城爲土城，一小城池耳。再前進，至隆易至早膳，距昆明只八十四公里，已行昆曲間全程大半，預計午刻當可到遠昆明。自曲靖至此，沿途公路時與火車路交叉，地勢則皆爲起伏不逾百餘公尺之高下邱陵，低窪之處，因多積水，亦即田疇密佈之處，荒崗之上，因保保人砍伐樹木甚盛，間有童山濯濯者，以是土壤侵蝕甚厲，甚至無法耕種也。按雲南東部之地理環境，乃最適宜於植林之處，故首宜倡導植林，以保護土壤，土壤不易侵蝕，則生財量可增加，而地益其利，民生亦隨之而興，此實當前刻不容緩之事也。

易隆，爲昆明東部之最大村鎮，居民約數百戶，在昔原爲一大縣治，今則以經濟及人事關係，不能或一行政單位，故改屬馬龍縣，惟他日敘昆路暢通，地位之重要，當仍可代馬龍而上之，舊日城垣，依稀可見，奈已荒蕪不堪矣。

易隆以後，十五公里，望靈藥山脚下，仰瞻山峯峭立，蒼翠美觀。更前行，山之西首，爲楊林海子，又名嘉利澤，爲北流入金沙江之牛瀾江之起源地也。有楊林鎮，僅數十家煙火耳。濱湖一帶，田舍稀疏分佈，地勢低平，山光水色，氣候涼爽，村舍雅潔，與林木青葱相襯，怡人情趣，有不可以筆墨形容者。

翻過楊林盆地，登高下望，一更大之壩子又印入眼簾。但覺雲樹葱籠，萬屋鱗櫛，蒼蒼者作物無旣，青青者遠天一色，東來紫氣，西出雲霓，一切景物，均迥異於數日沿途之所見，知卽爲昆明壩子也，入壩後，夾道林木高聳，綠蔭遮天。保保人、漢人，或老或幼，來往如梭。時有少年保保女子，跣足捲褲，結隊耕耘於田中，兼唱高腔之歌，怡人心脾。

距昆明八公里以後，車急馳如飛，及午抵昆明東站，與友人沙君辦理行車手續畢，駛車入城，經狀元坊拓東路而進城休憩焉。

抵昆明之次日，恰爲七七四週年紀念日，因憶五年前，北遊平津，過登古時，曾目睹日軍猖狂之情景，今日又復浪跡滇南，北都南闕，相距六千里，人生宛如飄蓬，信不虛

矣。旋借沙兄嘉洲往雲南大學澤院，覓得紹武弟，昔年患難朋友，數年不見，疑思往事，相向慨然，後又一一訪周君兄嫂姊姊，一他鄉遇故知，是亦古人所謂樂事之一也。



### 昆明心影

「碧雞依舊嘉神靈，金馬居然不動形，十載風光容易過，滿園秋色助詩情」。

右滇劇中阿香餘韻曲中，陳圓圓步出台門所唱之詩句也。碧雞關扼峙昆明以西，金馬山高聳其東。與三華、聚賢、玉朝、五華諸山，及蒼茫滇池，同負盛名。數千年來，山川依舊，而人物更事，代有遷更，使後人開披閱經籍，縱想古今，輒不能不追溯先人之遺事，究古城之沿革，探山川之勝跡，求風土、人情、習俗之發萌梗概也。

吾國周末，楚傾襄王，令部將莊蹻，經略黔中以西諸地，後以秦亂道阻，遂聚眾就滇池濠立國，自號滇王，定都昆明，昆明之大，由是始見史冊，歷代「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種種遠征雲南之偉烈豐功，亦莫不以昆明為救平邊患之根據地，逮吳三桂為平西王，開府雲南，三十年中，建阿香宮，闢翠湖，築金殿，以博美人之歡心；髮明末遺臣，愛國之士，策劃再出中原，亦仍以昆明為基地。宣統二年，滇越路成，海陸互通，由是昆明不特為雲南全省政治軍事文化之中心，且屹然成吾國西南重鎮矣。

昆明地處雲南全省之中心，在北緯二十五度左右，海拔一八九二公尺，為雲貴高原上之最大都市，北西東三面皆環山，所謂「貞襄碑峻，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綺素」。

著，誠非虛語。遠瞻山陵起伏，邱塚羅列，東郊十六公里處有大板橋，扼東部之咽喉；北有沐家山、阮家山、象鼻嶺、獅子山爲北方之門戶，西則有碧雞關之天險，五龍山之扼要，南以滇海與遠山相接，形勢天成。中則爲一平疇無旣之壩子，土肥地美，平田相接，物產之富，爲滇南之冠，有春秋，無冬夏，雖僻處兩疆而特具江南風味。

昆明之緯度，約與我國東海濱之廈門相當，然以海拔甚高，按氣候原理，自海平面每升高一百公尺，溫度減低攝氏零點六度，高度愈大，溫度愈趨減低，故廈門屬副熱帶略具海洋性氣候，而昆明則終年涼爽，一月平均溫度爲攝氏九·六，七月平均溫度爲二〇·八。終年約分兩季風季二季，晴日則如北平之初夏，雨日則又如江南取陽以後之光景，鮮見霜雪，亦少驟熱，久晴忽風，必有雨雹；北風整日，必有陰雨，西南風吹，必和風日暖；久雨聞雷，必晴，晝雨晚晴，必陰。調劑甚當，最適人生，故有一四季無寒暑，一兩便成冬」之謠，又有「雲走東，騎馬穿大紅；雲走西，騎馬披簑衣；雲走北，有雨下到黑；雲走南，有雨下不長」之謠，此種受西部峽谷，西南印度洋氣旋影響之天文現象，實爲昆明氣候上之特色。

昆明市區面積爲七十平方里，城區及近郊周圍約二十餘里，市區中心，一在五華山，一在三市街口，街道全鋪石板，最廣者逾三十公尺。金碧路、武成路、三市街口，均爲商業集中之區，五華山爲行政機關集中地，住宅區，工業區，均分佈於城之四週，城內圓通

公園、翠湖及金碧古幢爲市內公園，大觀樓、西山、金殿、黑龍潭爲郊外公園，城周有環城馬路，全舖以柏油，夾道綠蔭蓋天，風景宜人。城內房屋，泰半爲二層建築，鮮有高三層者，多爲木屋，雕工皆精，漆以紅綠諸色，類皆仿效北平之四合院建築，其純粹中國古色古香氣概，別饒意趣。

昆明城區及四圍肥沃平曠，幾全爲漢人聚居之所。此等漢人，因其先祖都屬西域之軍旅，性皆強悍，憨直忠厚，遇人有禮，而頗喜排外，以氣候四季如春，物產又富，生活至易，人生之刺激特少，類皆優遊終日，偷惰自安，每日午前，雖至康巖區橋頭時鐘九時左右，滿街行人仍寥落可數，午後三時左右，大小店舖，始正式營業，夜間則明燈如晝，層架層，人架人，塵埃撲地，喧譁沸天，顛倒晝夜，似成習例。

昆明人，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語言，皆紆徐悠閒，誇大好勝。每坐茶肆，必吹竹筒管煙，上下古今，縱論不倦。稍富者，每日出入歌苑劇場，酒館食肆。更富者，則汽車來往，曲園品茗，冠生園進西點。貧者，則小館進餐，茶肆消遣耳。凡此諸端，皆社會傳統習慣所養成，雖外省人士，入滇既久，亦不難近朱者赤，與之俱化矣。近以戰時昆明爲西南交通商業之中樞，冒險家羣集於此，勾心鬥角，極盡卑鄙欺騙之能事，以求致富，於是赤王空拳躍而爲富賈者，弄巧成拙竟致傾家蕩產者，時有所聞。概言之：戰時昆明，只見日漸繁榮，却毫無戰時景象；此因時勢演變之過程，固不獨昆明一地爲然也。

昆明人，亦如成都人然，頗重飲食之口味，滇味與川味乃同負盛名。其最出名者：一日米線，製法係以白飯搗爛。榨壓之成白線狀，故曰米線。一日餌餌，係以粟米及糯米，相互混合搗碎後，再蒸熟，以水泡之，再切成絲狀。米線、餌餌、悶雞，同爲滇味中獨出心裁者，男女老少，幾無不好食之。滇池中又產金絲魚，形扁長，微圓，味甚鮮美。又昆明附近，因山高地濕，產菌頗豐，種類繁多，食之味特鮮美。又昆明市上之玉溪甜醬油及滇越路上第一站呈貢之寶珠梨，均馳名遐邇，爲當地之特產。

昆明因交通便利，且據滇省中心，爲附近百貨之集散地，運輸事業由是日盛，公私商行之增設幾如雨後春筍，計其總數約在百餘家以上。但文化亦頗發達，大學有二所，一爲創辦於唐繼堯之京陸大學所改組之國立雲南大學，該校據城北山頂，原爲前清貢院之舊址，前臨翠湖，後枕城垣，環境特佳，校舍建築，亦甚雄偉，有會澤院，登臨其頂，滿城在望，極目遠望並可遙挹西山之勝。次爲西兩聯合大學，前身爲北平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合併南遷後，擴充昆明文化之燦爛不少，惟校址零落，分處城之東西，宿舍亦星散，師生均感不便。此外並有雲南圖書館，集舊日經正、五華、育才三書院書籍，而建於翠湖中心，規模至大，自當欄湖中，波光垂影，別具勝概。餘如各公私立中小學，均集中城區，爲數亦以數十計。

昆明城區雖多漢人。郊外三四公里處，卽有雜居之僑民、粵人、散民，仔鵲諸族，

今均互保持特殊之語言風俗。亦間有類似滇西之夷人者，男子雖伏戶內，撫育子弟，女則織布務田。男子服飾，與漢人同，女子則花邊大袖，進裙繡鞋，別具玲瓏美麗之態。此等民族，皆不信醫藥，病則乞靈於巫覡，喪葬無漢人擇風水之惡習；婚禮，亦有迎親，鬧房之習俗；過疑難事，卜之以雞，謂之打雞卦，歲時令節，亦有財神會、娘娘會、灶君會等俗例。其最進步之風習，則爲每飯必盥手，極合於衛生。

總之，昆明以歷史言之，爲歷史城；以湖山之勝言之，爲遊覽城；以文化言之，爲文化城；以時代趨勢言之，爲一經濟城；以在雲南地位適中言之，爲政治都會；以交通四達言之，爲一交通中心。其地今日日趨現代化，而自與雲南內地各縣漸殊，但久居該地之漢人，因傳統歷史及山川氣候影響之關係，強毅而敦厚，頗具領袖者之風格。如統全省人民之性格以言：則男子習於安閒而又好俠喜鬥；女子敦樸勤苦而又柔媚多情。合言之，有燕趙之士慷慨悲歌之氣概，有三湘兒女之熱情，有江南世家之禮俗，有中原雍容之遺風。謂其能代表真正中華民族精神之一部份，絕非過譽也。

## 滇緬道上

山抹晴雲，天粘芳草，古城一隅，櫛比千家。昆明西站，魏峨點綴於其旁，馬嘶人語間以汽車長鳴，鼎沸於耳，此滇緬道上生命綫滇緬路之起點也。

車發西站，柏油路旁，綠蔭夾道，三公里至賣土坡，八公里至馬街子。十二公里便出昆明壩子平原之外，傍巖壁山之一隅而行，自此回首滇海，空闊無邊，滇保村舍，星棋點布。山低矮而曲折殊多，平時即以相互間雜，岩石為水沖刷，半已裸露。山多童山，間有少數石楠料松杉等野生植物，分布其上，因風而動，蕭蕭有聲。過寧安縣，越昆明西部第一峻小之橫斷山頂羊角峭，途中人烟頗稀。時有一二築堡為寨之村鎮，稀疏分佈於山坡之下。至於二千公尺以上之山地，則絕無人煙。一〇八公里至綠登縣，縣城處於一廣徑約十公里之壩子內，有綠水貫流其上，地理學者稱之為綠河谷地，蓋以此已低於高原表面二千公尺矣。

車站距壩約二里，有支路以通之，城建山脚下，扼峽谷之口，城為土質，多為水沖場，遍生荆棘，荒蕪滿目。居民凡數百戶，多以農商為業，其先祖傳半係他省遷徙而來者，語多吳音，聞混川黔口語。性強而狡，以食阿芙蓉者普遍，故多墮於逸樂。城內街道不潔，屋舍錯雜，城北有公園，略具亭榭之勝，余友吳發鑫君，伴余潛遊城內，並設宴相

款，恃意可感。

綠豐城附近不數里，有沙灣，許氏恐龍即發現於此。

綠豐西行，不二公里，便出壩頭，公路循舊時驛道與新建之滇緬鐵路路基，隔綠水峽谷，傍山平行而前，起伏不一，崎嶇難行，每當洪流澎湃，霖雨霏霏，道既泥滑，山復易崩，往往數十里間，交通盡爲梗塞，商旅殊覺不便，蓋以此土壤中缺少岩石故也。

不三十公里至一平浪，地陷山窰內，爲滇省產鹽之中心區，三迤人民，所以能閉關自守者，半賴於斯，近有滇西企業公司之設立，專經營掘井煮鹽，運銷各地。附近煙突林立，屋舍儼然，漸已形成一工業區。其西南不百里，有石林，林壑優美，巧勝人工，舍義大利石林外，別無可與倫比者。

一平浪以西，爲昆明以西之第二道橫斷山脊，層巒疊嶂，甚爲雄偉，山脊上，絕少人煙，多奇松怪樹，如捲如鬚如鈎，玲瓏奪目，可稱奇觀。下山脊，便入廣闊之湖區平原，田疇如織，人煙繁祕，楚雄據壩子邊緣，城尙雄偉，頗具新興氣象，較之綠豐，蓋有天壤之別。

自昆明至楚雄，凡一百六十七公里，楚雄始建於唐初蒙氏置爲安州，歷代名稱，均有改變，清爲府治，附近廣通、鎬嘉、定邊等，均屬楚雄府轄，在曩昔實與楚雄同爲漢人防制揮邦之最前哨，今城中仍以漢人爲主，而在軍事上，亦仍不失爲滇西之重地。

自楚雄而西，以迄鎮南，地勢均仍平坦易行，居民漢僰雜處，村舍毗連，氣候既好，農產又豐，亦爲滇省豐庶地區之一。三十五公里至砂橋，公路已離隴川河南之谷地，至昆明以西之第三道橫斷山。山位於砂橋西五公里，公路迴折陡上，第一關名鸚鵡關，今改名爲天子廟坡，坡長約三十里，盤旋於深山之中，無一村落，僅偶見一二黎蘇樵人，來往於深山羊徑中。山多紅土泥，叢林遍地，風聲鳥聲與迤西女子高亢之情歌聲相和，情景殊足動人。

普棚鎮，位天子廟坡之下，爲流入安南之紅河導源處，地理學家認此爲紅河與金沙江之分水嶺。鎮傍山而建，漢人、黎蘇人相間而居，普棚以西，又上第二道山脊，土人名之曰安南關，坡較天子廟坡爲短。

自安南關，陡然下坡，又逢一較楚雄更大之壩子，平曠無既，阡陌相連，爲迤西第二豐產富饒之區，取其在雲之南意，故名曰雲南驛。壩內村莊之建築，人民之風俗，習慣，語言，乃至於池塘青草，溪頭羣鴨，荷鋤歸來之農夫農婦，晴空一碧，幾處鴉聲，蕭蕭落葉，淡淡田歌，均儼如江南涼秋九月之風味。蓋以其位置雖處於紅土泥地區，而以其爲古代大湖乾涸而成者，且爲雲南季候雨區中少數之乾燥區之一，多肥沃之棕色含鈣土質，故農產富饒。居民漢僰雜處，漢人先祖均屬江南移民而來者，多佔肥沃之區，今該地名稱，尤相沿爲某營，某旗，則其先祖爲強勁之駐軍，似無可疑矣。



過雲南驛，西行十二公里，又攀綠山嶺而行，過著名之石灰岩質之清化洞，未幾循高原一湖泊前行，便抵祥雲，車站距城僅二里，城頗雄偉，街衢整潔，商業甚盛。

祥雲自來爲迤西交通重鎮，除有西祥公路，正在趕修中，以通西昌外。滇緬鐵路局，近亦擬由綠豐邇來此地。鐵路與公路綫，自此分歧。自來修建滇緬鐵路之路綫，各專家意見互殊，或謂騰衝爲迤西商埠，修建中緬鐵路，應經下關而永昌而騰衝再直駛八莫或伊洛瓦底江上流之密支那。蓋此綫所經城市永昌及騰衝，均爲物產富饒，氣候較佳。滇緬集聚之所，唯須橫穿三大橫斷山脊，高原之上，山高壩闊，修建殊艱。或謂除此寇氛西馳，江湖揚塵，國際路綫，有關國命，自宜以縮短時間，節省物資爲準的，應由祥雲南行，經蒙化、雲縣、孟定、過滾弄渡，以達臘戍。惟此綫所經地域，地多潮濕，氣候極惡，非但人煙稀少，且多爲未經開闢，荒蕪貧瘠，不毛之地。目前當局建路計劃仍未擬定，折衷辦法，或卽自祥雲，不經下關，而由蒙化直趨保山，折而南沿怒江以抵孟定、滾弄、再達臘戍。修築程序，已自緬境向中國境內，趕修土方，兼舖路基，至今耗資據半官方消息傳聞，已逾一萬萬元，尙未見成效，其工程之浩大艱鉅，可以想像。

祥雲北不五十公里爲賓川，民元以後，川滇黔桂四省之政治，多操於滇人之手，而滇人最富領導之精神者，厥爲賓川之軍人。

祥雲以西，公路循西嶺山南背脊而行，盤旋登山，山成峭壁，開鑿殊艱，蓋爲滇緬間

所經高原上最高之地點，西坡陡下，沿一綫傾谷地前行，便湖入大理湖區平原，在此拔海約七千呎以上之地方，土質棕色，林木蒼葱，街遠山，橫清溪，川路如畫，村舍儼然。楊柳夾道中，車過正方形之鳳儀縣後，拔海一萬七千呎之流蒼山，已遙遙在望，雖在盛夏，有時清晨，尙可見遙其山巔白色之積雪。山後有洱海，取其形似弓形之耳，故名。按高原湖泊，在滇南已鮮見不鮮，如滇池洱海等，據地質學者研究，此種湖泊，蓋爲古代河流被襲奪以後之河床遺跡，年深月久，旁渠支流，挾泥俱會，致湖而日窄，湖底日淺，長此以往，或有完全乾涸之日，亦未可知。

自下關距昆明凡四百二十公里，幾近滇緬公路全程之半。自此西南行，便入西南三大峽谷地帶，山高谷深，雨量較稠，除永昌盆地外，均爲人烟稀少，氣候極惡之區，自此以東，雖間有橫行山嶺，但壩多土肥，氣候適中，是高原文物會粹之所，下關恰爲漢人與擁人接壤之地。

大理城在下關北三十里，驅車往遊，來往僅可勾留一日雖曰走馬看花，然亦略暢胸懷。城有麗城，街衢整潔，舖以大理石，頗具奇觀。背點蒼山，面洱海，接雞足山，隔文峯塔，上有上關，以臻康藏番人，下有下關，以扼西南之險。南北約六十華里，東西凡十數華里，地形崎嶇狹窄。湖地帶土肥田稠，宜於農耕，絕少荒蕪。近山區域。茂樹蒼鬱，茶花怒放，別具清致，湖東一帶，雞足山上，寺塔林立，相傳在昔有三百六十寺七十二庵。

之勝，至今春秋佳日，香奩如雲，仍爲佛教勝地，初面惠臨瀟，碧水揚波，每當月光隱，湖光山色，尤極美觀。

大理高原，自來卽爲迤西文化實事商路之重鎮，自漢置葉榆縣，(唐)繼爲南詔建都之所，五代及宋爲大理國，元初始內附置大理路，明政府，清沿之，今置縣。咸豐年間，保山人杜文秀，結回民抗清，滇南回人相率附之，占五十三城，十八年而覆亡。至今大理居民，仍以回人爲最多，民家及漢人次之。因多回人，故牛羊牧畜極盛。因漢人不少，故文化特高。因民家亦多，故彝人之古風尙存。漢人、回人、民家，在服裝上，均酷似民元初年江南老人老婦之裝飾，唯民家少女衣物，則又多類以湘西苗族。官吏出巡，尙有打紅傘，掛帥旗，鳴鑼喝道而過者，足見舊習慣根深抵固控制一般社會。

下關又名龍尾關，自古卽爲迤西商路交關之重鎮。吾人今日可於該地，欣賞番人之跳舞，觀摩爲防風而築堅固矮小之泥牆，民家少婦眩人耳目之戲裝。地產沱茶，與普洱茶同負盛名，多壓製成餅，泡以沸水，茶氣縷縷上升，清香可口，葉片細嚼，味亦雋水。按下關驛道距昆明幾十三日程，川滇北道又計程九一五公里，驛路須二十五日達四川瀘州。如此在高原上氣候地形不一致狀態下，而負體積龐大之茶包，以達揚子江流域，商賈多不樂爲之。故沿江驛坊所售「下關沱茶」真品殊鮮。

下關西南行，出關口，便沿漾鼻江上流急湍峽谷，行於高下不足之崎嶇道上，不數

里，抵孟獲城，塊石堆貯，如古堡然，相傳爲譚葛武侯，七擒孟獲處。

沿途漾界河床傾斜特甚，故水流甚急，且其水源出洱海，終年無乾涸之期，若能利用以興水電工業，振興迤西得天獨厚之林業、造紙業、皮革業、乳酪業，前途實未可限量。

漾鼻縣當大理正西，由大理翻點蒼山，以直徑實僅十數公里耳，然以山既高峻，地又荒寒，不便開鑿，故改沿漾鼻河築路，致里程延長數倍。漾鼻城頗荒涼，城周尙不及二華里，傍山而漾鼻河谷高下不一而建之，居民多回人，與大理同爲迤西回人之中心區。公路過漾鼻江上，有鐵索橋二座，車輛只准通一橋，餘一橋則××藉作預備每當倭機窺滇西時，公路兩站十公里以外，即禁通行，防範極爲嚴密。

漾鼻以西數公里間，路循山嶺而上，山上林木之多寡榮瘁，純視其坡度之陡緩，與坡度之大小而定，滇西地接印緬，受西南季風影響甚大，落葉林、松杉林，密邇相接，遍處皆是。低窪谷地及高原本身，雨量稀少，僅有叢生之矮小灌木，此種植物羣落之顛倒分佈情形，實滇西各地特有之景色。

漾鼻西南之太平舖，位於下關至永平途中地處荒山中，聚落分佈，寥若晨星。

由太平舖西南行，下坡盡處，便達永平，地處怒山之東，氣溫較寒，雖有平曠，亦以多雨，拔海較高，幾全荒蕪，但可耕田雖無幾，若用以牧牛羊，則飼草頗不缺乏也。

車站距永平城，不足一里，城傍山麓，周約二里，城外綠水一灣，清澈見底，有鐵索橋橫貫其上，以通行人，每常夕陽西下，橋頭遊人輒滿，因此爲該地之惟一風景區也。沿河一帶，爲商業繁盛之處，城內僅有十字街二，全屬住宅區，穿城而過，無一店舖，殊爲奇事。

車發永平，行十數公里，便見盤旋若帶之瀾滄江，江流層峯中，成一大峽谷，舒迴而下，經數十分鐘，始達江岸，江上橫鐵索橋，橋名功果，工程浩大，令人歎觀止焉！水勢狂急，奔騰澎湃，雄壯幾可辟易千軍。按瀾滄江源出西藏，南流爲雲嶺及終山之天然界水，水流湍急，峽幽深，遂爲交通上文化傳播上一大障礙。迤西之所以至今部落分歧，一切均與中原迴絕者，卽以此故，瀾滄江流經車洪以入安南境，爲湄公河，江面廣闊，運輸灌溉，均稱便利，造福於安南及泰國二國者，實非淺鮮！

渡瀾滄江，傍山西南行，坡勢平緩，經十數公里，轉南而西，始不瀕江，其轉角處，坡勢陡下，行車最險，據云初通車時，車輛翻下江中者頗多，故駕駛人至此咸有戒心。

過瀾滄江峽谷，不久車抵瓦鑿鎮，鎮在山谷中，僅數家飯店耳。過此，怒山中脊之平原，卽遙遙在望，山麓平原廣闊，沃野相連，一片青蔥，遠望無際，是爲保山盆地，東西長約五六十華里，南北寬約二十餘華里，居民稠密，村舍櫛比。車疾馳二十華里，而抵板橋鎮，爲保山縣東部之最大鎮，相傳係仿南京西郊之板橋鎮而得名，有獨卡證來去尚

運。過橋而西，仍爲平原，沿途桑麻遍野，花柳成行，約十華里抵保山城，傍山而建，頗爲雄偉。按雲南城池，作者所涉足者，迤東迤西迤南凡二十餘座，莫不據平原，傍山臨河，控扼要津，吾人可以想見先人經營之卓識，與創業之不易也。

保山舊稱永昌，馬哥勃羅名爲福昌者也。與騰衝大理同爲迤西三大城市，大理爲文化與風景區，騰衝爲商業區，保山則爲農業區。地爲一山間大盆地，水利頗修明，糧稻、糧桑、育蠶、春耕夏耘，乃至服飾風俗，與江南之農家無不略同，語言則山西腔，南京腔與川滇官話相混雜，甚易辨別。民風尤淳良，男則好客灑生，女則忠厚溫柔（按保山爲清代流放軍犯之所，故多漢人。土著之蘇黎人，久已遷避山中，漢人世居於此，互通婚媾，地處邊壤，與外界隔絕，民俗淳樸敦厚，良有以也）。

保山城狹長，牆垣堅固，周圍約四里，城、多平房，酷似江南小城鎮。居民三萬餘，喜於門上加橫匾，誇示其先祖之光榮，街道遠不如大理之整潔，惟頗覺寬敞耳。自滇緬公路通車以來，商業驟盛，大餐廳、京戲院、澡堂、照像館、咖啡館、旅館等業如雨後春筍，應時而起，儼然新都市矣。

保山位高黎共山之東，當怒山中腰，氣候溫和，終年無甚差異。漢人移殖夷國者，先膺集於此。騰衝爲滇南最先與外地通商者，居民最富經商經驗與冒險精神，移居保山者最多。此間亞熱帶植物甚夥。如芒果、椰子、香蕉、菠蘿等，到處可見。攤販夜以松脂油爲

燈，別具風趣。其地烏鴉特多，因迷信諸葛武侯居民咸以鴉毛製成羽扇，美觀而價廉，過客爭購，以爲紀念，或贈送親友。

保山城東南五六里，有孟獲村，相傳爲孟獲故里，今則遺已告湮滅，附近有啞泉，水甚清冽，有碑勒文云，「啞泉之水不可飲」。真假如何，則未敢嘗試。

保山西行十三公里，車仍緣山嶺前進，未幾，便達山頂端。下望怒江峽谷，但見深巖千尋，懸崖百丈，勢極雄奇。白水如帶，蜿蜒深谷間。對江萬黎共山上，公路紆迴，如如白帶，相映成趣。汽車鳴鳴聲，隱約可聞，而兩山頂之陸上距離，則在八十華里以上。憶民元二十六年，北游居庸關時，過南口，北顧燕山，層峯入雲。車長語余曰：「南出此腰」。意謂華南之山，最高者，亦僅及華北之半。今始知此語之不謬然，蓋萬黎共山之巔，實遠勝於燕山也。

怒江江面較瀾滄江爲闊，而水勢之急，河床之傾斜度，與四川烏江之羊角磧五里大灘頗爲類似。水色深灰，與兩岸之淋餘土紅山相襯，成一灰水紅山一之象，兩相輝映，別具意趣。其水源於西康，在中區境內者，與瀾滄江同，均毫無航運灌溉之利。下流在緬甸境，稱薩爾溫江，影響於緬甸之農作，尤如長江對於中國東部諸省之情形也。

峽谷兩岸之地理景色，迥異於高原本身，江面僅高出海面二千呎，地多瘴癘，有山崖七十二，民間傳說頗多怪誕神祕。兩山中多長臂猴，常隱藏於高大之綠林叢中，往往一躍

國能盜完一田玉蜀黍，此等猴子，智識簡單，摘一失一，得隴望蜀，非至全田摘完決不能休，對於高黎共山中之黎蘇人及漢人，為害甚大。

江上有××橋與××橋，同為滇緬道上二大工程，倭機曾來轟炸數次，近橋之兩山岩石，炸痕甚多，惟橋之本身迄未中彈耳。此外有舊鐵索橋一，旁刻有「永龍巽道」四字之石碑，蓋此橋在近百年中為永昌至龍陵縣之惟一津梁，舍此則更無他路可通矣。相傳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即在此處，據言日間蜀兵涉河而過，未及半道，悉斃命，後有一神幻為一老者。告以午夜子時渡河，始免於禍，此一神話，至今猶盛傳於怒山高黎共山之民間。

高黎共山半腰有臘孟鏡，爬山車輛，在此均須停歇，以休息引擎，過臘孟再上爬，約半時許，即達山頂，臨山東望，雲海萬重，下山山坡長只及由峽谷上坡時坡長之半，西山脚下，有溫泉，男女均可入浴。過溫泉，車又行於人烟稀少之荒僻丘陵地上。路旁多亂石，有美觀奪目者。及抵龍陵，則已萬家燈火矣。

龍陵縣城巖山脚下，城周圍不及四里，居民全為漢人，但城郊即為漢夷雜居。漢人多係由騰衝及保山遷居而來者。作者在一刻碑館晤一老者，據言：迤西各縣距省城昆明多在千餘華里，近十數年，地方行政均不修明，為了鞏固國防，民開邊夷區計，整飭吏治，調整行政機構實刻不容緩。且即在地理上，政治上，迤西亦有另以騰衝或保山為中心，建



一行政區之必要也。

龍陵與騰衝同爲吾國西南邊境驛之中心，商務尙稱繁盛，出口多爲茶絲繅，進口則爲洋貨。以龍陵爲起點，由驛路行三日可達騰衝，四日可達保山，一週可達臘戍，儲地已在三大峽谷以西，抵臘戍或八莫之路途，均僅爲起伏高下不一之小山，邱陵地或平原壩子耳。驛運工具，驢多於馬，往往結商成隊，在一大集體而號名義下，（如騰衝之茂恆莊，乃迤西最大之轉運沱茶商號。）蜿蜒行動於山陵起伏之間，運輸效率及安全性，均極良好，惟以邊地多瘴，雨季而後，驢馬及馱夫，因此致死者，爲數極多，損失時或甚巨耳。

## 夷區鳥瞰

雲南，以地在古蜀國之南，雲霧騰濛，故名。禹貢有果州南徼地，漢武帝時，滇王內降，蜀漢時有「五月渡瀘」之舉，可見雲南全境，早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份，且為歷代開國君王從不忽視之地域，稽諸史乘因斑斑可考也。

滇西之夷區，無論自歷史、人文、與自然環之區劃言之，凡在薩爾溫江以東，野人山全區東部諸地，均應劃入中國統治區域範圍以內，故吾人為鞏固國防計，對邊疆問題，不容漠視。矧值茲寇氛猖獗，烽火漫天，新加坡既失，仰光告陷，太平洋之風雲，已捲入印度洋，吾國抗戰工作仍勇往邁進，則邊區在今日之重要性，何待瑣言。

沿滇緬路兩傍之夷區，有芒市、三台山、遮放、畹町諸地，是區中壩子較多，且較寬廣，山亦較低，居民稠密，茂竹參天。與高黎其山以東之山嶺重疊，陵谷深邃，地瘠民貧，人煙稀少之情形，恍若兩世界矣。夷民皆聰秀，勤儉刻苦，不好爭訟，頗具古風，然社交公開，則又有歐人之豐度。作者以為此種情形，乃由交通、文化、宗教信仰、自然環境，氣候因素有以使然者。

夷區中之居民，有漢操夷，呂人（水擺夷）、喀欽、山頭人（野人）、卡瓦、老緬，喀那（係印緬人之一種）等族。其外貌、語言、風俗、習慣、服裝、及生活方式，均各不相似。

概括言之，除印人及老緬而外，餘皆為與百越同時之百濮族，即所謂僇人者是。原百濮與百越為南蠻之兩大支。百越則分佈於西南諸省，因交通關係，凡與漢人接觸多者，已同化於漢人，惟邊區以距番國腹地太遠，至今仍秉夷人之風。夷區語言屬泰語系，與古濮語亦有密切關係。今日居於雲南邊區之夷民，最多者為漢擺夷，部落凡二十四處，人口總數約在六十萬以上，以其已具漢人風度，故稱之為漢擺夷。今日統治芒市遮放之土司，為世襲制，本為四川人，有姓氏，以久居夷方，遂亦同化於夷民矣。永擺夷，則多居於中緬交界處，其極雲南境內者，有二十八處，人口計三十五萬，語言文字略異於漢擺夷。此百種主要夷族，均信奉佛教。其區別點，在視其皮膚白皙之程度，與所著黑裙之多少而鑑別。山頭人多以黑藤纏身，蓬頭散髮，文身漆體，狀頗猙獰，遠不如擺夷人之清秀也。老緬及略欽，則為中緬兩國交界處之種族，屬印緬語系，人數頗少。

「一不起早，二不吃飽，三不討小老婆」此三戒，凡往夷區者，必先牢記。蓋雲南西部，自來即為夷人世居之所，漢人凡越峽谷地區者，多生戒心，以其道阻路險也。加以此區濕熱悶人，瘴氣甚厲，不適漢人居住，據謂山中縹緲之雲氣，瞬息瀰漫山谷，變化萬千，如暮烟之縈繞，如水氣之升騰者，即瘴氣也。是區中瘴疾流行最厲，據衛生專家之研究，凡溫度在攝氏十六度上者，瘴蚊即易生殖，在攝氏二十四度左右，則生長最盛，是區中溫度恰不幸常在十六度至二十四度之間，而迤西一帶，壩子特多，環壩皆山，山泉澗

水，或聚壩內，故壩內氣溫潮濕，燥熱悶人，且因水道不暢，草木叢茂，高竹滋生，故蚊  
虫生長最易，常多惡性瘧疾。每當金烏在山，薄暮將臨之時，蚊虫充塞空間，嗡嗡之聲振  
耳。就芒市區而言，蚊孽實儼如華北平原之蝗孽，掩天蔽日，其數當以數百萬計。是區  
中終年溫暖，無大差異，故瘧蚊終年存在，且易於繁殖，因醫藥缺乏，受其毒者，多致死  
亡，故非但漢人生畏，即夷人亦莫不生畏也。又有熱病者，亦瘧病之一種，只熱不冷，  
數小時內，小便出血，立即斃命。雖區內不無優良醫藥設備之診所，然以晴日則炎熱如  
火，雨日則淋漓如湯，致交通受阻，故無法救濟也。三瘧中之「一不早起」者，即遊屍隨瘧  
與瘧蚊之侵襲也。「二不吃飽」者，因是區水土中病菌特多，蓋避病從口入也。「不討水  
老婆」者，以夷區中女多於男，女子勢力較男子大，女子處主動地位，男子不夠分配，又  
以物關係，疾病特厲，男子多孱弱，豈可更納妾以自壯其身乎？

此外尚有一急走夷方，窮走廠之諺，即晉漢人每至窮愁潦倒，山窮水盡之時，則挺  
而走險，或到夷方，或到廠方，因走廠方可以開金礦，走夷方可以經商，剝削盤利，如高  
抬物價、放高利貸、放煙利等等之非法行為，每極盡卑鄙欺騙之能事，以求致富，且可坐  
擁羣婦，而有一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奇遇矣。惟此等亡命之徒，體必柔弱，故十之五六無  
能生還漢土者，茲以謠語證之：

怒江邊，阻瘴煙，狂山怒水恣迴旋。

夷區鳥廠

三月四月瘴煙起，新來客盡死，

九月十月瘴煙惡，老客魂亦落。

去年之客死如梭，今年之客來更多。

荒沙一片風悽悽；新鬼舊鬼相聚語，

問誰樂此不爲苦，總爲夷人財易取，

夷人拙，漢人巧；夷人飢，漢人飽，

利切己，命如紙，苦使衣食有所恃，誰肯輕身來至此？

天茫茫，訴不理，去滔滔，怒江水。

作者一行自龍陵出發，時風伯播途，雨師洒道，白雲閑鳥，時相伴送。途中已聞有柏油路面，車行其上，迅速如飛，經十數里起伏不一之戴髯山嶺後，便下入芒市壩子平原，漸見隱藏於松竹下之夷村，時聞竹雞啼啞，清脆悅耳。夷婦夷女，三五成羣，含情帶笑，儼如過客，頗足動人心意。既抵芒市，作者因交涉邊境事宜，遂暫寄居於航委會第五空軍總站內，因得於夷區風土人情，略訪一二，一舒此行探風探勝之胸懷，洵可樂也。

芒市周圍約數十里，地距昆明八七三公里，鎮成長條形，長約二華里，市中馬路寬敞，屋舍比連，商業五日一市，地爲方裕之士司所管轄，土司祖籍四川，久居夷方，故熟

諳夷語，深悉夷方情況。土司衙門在該市附近，富麗堂皇，儼如申滬富賈之別墅，惟略遜於寺宇之莊嚴耳。

芒市附近，有廟宇一廛，遠處瞻望，白塔襯以叢林，美觀非常。蓋以擺夷人所居之處，地皆瘠壤印緬，此崇奉釋迦牟尼，信巫信鬼，慈悲戒殺，一如緬人，寺中僧侶，最著者爲大佛爺，終生不還俗，掌一區之吉凶禍福，榮衰休咎，乃至於地方上一切行政權柄。次爲二佛，可以娶妻，多爲土司兼之，再次爲小和尚，經管寺內一切瑣碎事宜。此等寺院，因係夷人信仰所萃，具有神聖崇高之地位，故其建築，極爲華麗，廟外灰牆如繡，廟內庭院寬美，院之中央，則爲五光十采金碧輝煌，雕欄畫棟，眩人耳目之正殿，殿內金佛多尊，塑工頗精。頭陀小僧，多着玄黃衣物，且多尼姑，裝飾及神態，亦如中原僧侶，終日優遊自得，社會風習所造成，宜乎其然！

又作者在芒市，偶與高等夷人接談，始悉夷方人多尊奉諸葛武侯及明初南征麓川之王驥爲神，每屆祭祀，必先請孔明，次及王驥，再及諸神鬼。由此可見吾先哲對邊區之權威，同時無可供吾邊區民族者參考及自省也。

擺夷人，男子較少，多深處內室，操米鹽及撫育兒女等事，亦有外出輔助女子工作者。其外出時，身必携削竹之刀，蓋此方木材稀少，造屋及用具，均以竹爲之，故竹工甚精巧，且每一夷男均能爲之。婦女則較男子爲多，極活潑伶俐，髮結成環，高冠露額，上

衣爲漢服對襟之白褂，緊貼肌膚，下身着黑色長裙，跳天足，裸肘臂，二八年華之少女，臉多潤滑嬌嫩，皮膚亦極白皙。二十五歲以上之女子，則因勞苦過甚，且僻食檳榔之故，於是口溢紅液，面現皺紋，駝腰削背，已如漢人中年以後之孀矣。夷方有一少似觀音，老似猴之謔語，形容頗當。

芒市之商賈走販，多爲妙齡女郎，蓋以夷方重女輕男，故一切大權均操之於女子手中也。余客居無聊，常至市中購買菠蘿，藉與之攀談，欲以探訪其民風，彼等亦樂與余語，於是坐於竹蔭下，以半漢半夷之語，相互問答。間借助於手勢，直不知晝長日暖陣雨，竟不知何處。夷語中之語言腔調，酷似粵語，例如「米賣不賣」一語，夷腔則呼之爲「阿那，播沒海」，惟意則與粵語迥異耳。

夷方婚姻制度，係以戀愛爲基礎，以自主爲原則，亦間有先野合而後媒妁者。夷人間，搶婚制度，至今猶存，此種事實，多半發生於兩性相愛，而女家條件苛刻爲男方所無法負擔，於是男家集眾至女家搶婚，搶至男家結婚後，兩方家長，遂又言歸於好。又有逃婚之風，男女因相愛，相約而逃，家人則故邀隣里追趕，繼則稱經雙方磋商，便可正式白頭偕老。漢夷通婚，泰半係買賣式，蓋是區中通用銀元及盧比，待妻美醜之程度與年齡之大小，純視男方所出盧比之多少而定，通常以五千盧比之聘金，即可得最美豔之女子。緣夷方人士，重女子之愛裝飾，此等聘金，多爲用以製衣物首飾裝奩品等之用也。

方女子未滿十二歲者，夷語呼之爲「小菩薩」，十五歲以上而未嫁人者，則呼之爲「小菩薩」。女子至二八年華之時，均極美豔，最爲青年男夷所追逐。字人以後便可得食糧，於是齒黑如漆，面漸衰者矣，夷女社交公開，尤勝於今日所謂文明國之美國人。往往兒女成行又復改嫁者，時有所聞。年僅三十之女子，已易數夫，並非怪事。特醫藥衛生均不發達，因此種族日漸衰微，而患花柳病者尤多，成爲夷區當前一嚴重問題。

夷區村莊，多零星散佈於池塘茂竹之間，雖屋舍多以班竹爲之，覆以草頂或棕頂。舉凡天蓬地板，日用家具，無不取材於竹。以地潮濕，故屋內地地板距地面約一尺餘，多爲上下兩層，上層居人，下層則爲牛廄，牆則多爲籬笆，兩家之分隔，僅一竹籬，並無戶扉。村莊外之橋樑，亦以竹建之，其堅固程度，往往可以通行卡車。村莊內，男則守家教子，女則織布耕田，勤儉之風，自古養成。緣吾國青蠶織錦，莫先於蜀；白蠶爲棉，亦莫先於閩。此蓋以是間濮族接近印度棉花源產地之故。青蠶織錦之法，自西蜀傳入身毒，而後傳入大秦，是爲西方人今日有絲織品之遠源。棉織之法，由百濮而身毒而西域，而越南，實原始於楚人也。今之夷方少女，多善棉織，以棉織成凸凹花紋，美麗悅目，古風尤未偶絕。又夷方具有文字文學，書法頗似梵文，作者臆測，此或與密邇佛教肇始地之印度有關。

第五空軍總站站長李君，爲滇西賓川人，甚精幹，所部一〇三人，均爲武



初抵芒市，尙無不安大繼而病者漸衆，三月而後，全體站員，平均每人每日生疾病二三次，肌黃而瘦，喘氣噓聲，或不可支。但死亡之數，亦甚寥寥，反不如在暹町蚊蟲較少之區之多也。外傳此區瘴接在腐，不能居人，誠爲過言。

出芒市十數公里，抵三台山，山扼滇緬要衝，河川支流之旁，爲滇緬路必經之地。據聞修路之初，土司紐於迷信，堅謂此山脈氣，影響當地人物，不能被鑿。繼經滇省當局再三交涉，始允修築路基，但以在東方壩壩，取得石子不易，故修築甚遲，至今此山上亦公里之路面不甚堅固，每當天雨滂沱之後，則路面泥濘，且坡度甚陡，轉彎甚急，故行車極易失事。兩日過此一山，往往須延至十數小時，故人多呼三台山爲「鬼門關」，稱謂。

過三台山，卽爲遮放壩子，自然環境同於芒市，友人許排長，伴余同遊，因得見其所未見者。該日適值趕場，通衢小道，均告人滿，場中有山頭人，水擺夷人，漢擺夷人。服裝與語言各不同，交易物品，則以菠蘿爲主體，餘則爲牲畜布匹檳榔等。散攤叫賣，別有風趣。自街頭縱目，則女身散髮，腿纏蔓籐者，爲山頭人也；高冠黑帽，口嚼檳榔者，漢擺夷人也；織裙細趾，肌膚淨白，負竹筐帶玉環者，水擺夷人也。尙有許多衣物污垢，刺鼻露胸，蓬頭刺面者，則不知其屬何種種族。其外有着軍裝之漢人，操半漢半夷語言之雲南土人，南腔北調之總辦人，盛裝監獄中西合璧之貴族夷人。使一周圍不及三里，屋舍繁

落，收垣頽壁之漶放餽，積成爲一人積之展覽場也。

新鮮菠蘿汁香甜可口，在當日趕車時，作者本擬盡量吃一頓，繼以友人相告，此物多食亦易出癮，故夷人食之者甚少，多以售與漢人，途未敢放量大吃。於走訪多土司家，招待殷勤備至，蓋好客固夙爲夷方美德也。繼而主人邀請午餐，計醬拌米絲，乾鹽小魚，炒蟹豆，以波羅拌蝦仁，鮮波羅兩盤，食米淨白，飯粒柔而軟，清香可口，食之幾不知飽。飯間，多土司之太太夷裝上坐，土司坐取右首，客坐上左首，着學生服之幼子坐下，習以風流美艷之玉河胞妹，則來往於廚房客房之間，笑顏待客。夷方近以交通日繁，已漸開化，其習已希諸字習漢、英、緬、夷四種文字，蓋冀其能繼承其業也。

車離道放，便漸向中緬邊境行駛，路旁所見之村舍樹木，已不同於吾國中原，蓋已漸漸熱帶矣。過一十數公里之小山，則稍低窪山谷中之曉町鎮，已遙遙在望，不半時便抵曉町，以是處爲滇緬路之總站，距昆明已九六〇公里。作者自重慶抵此，歷時一月餘，因途中周折繞行，則遠華里並千里矣。回首江淮，兵塵久困，一八千里路中，惟仰首見白雲飛騰耳。

曉町初爲水擺夷聚居之所，傍山面隴川河一小支流，河闊尚不及二十公尺，沿河均有三合土所鑄成之十字字，是卽爲中緬邊界之標記也。自滇緬路通車後，於是此向不爲人注意之村鎮，竟半變而爲國防上之交通上之經濟上之樞紐，屋舍亦相連成串，公路兩旁，

旅館飯店林立，車輛充塞道中，長達三公里。入聲鼎沸，車聲噪耳，儼同昆明西站矣。界河上有一橋，過此即爲緬界。距橋不三公里，爲緬甸九谷鎮，與晚町隔河相望。九谷爲中緬兩國邊境之商業區，晚町則爲中緬兩國進出口商品登記之所；九谷有印兵駐防，有緬甸海關，晚町則有騰越關分處，及少數中央憲兵駐防；行人來往於此兩地間者，甚爲自由。若去臘戍，則須在昆明先領護照，始可通行。近則以我國遣征軍入緬抗日，故緬本已規定，凡中華民國軍人入緬，一律免護照，惟商人則仍須有護照也。兩國邊境，以種族複雜，語言紛歧，故治安不易維持，因之夜間儼關販運私貨，頗不易被破獲，是亦吏治不修明之弊也。

邊區通用緬幣，緬幣與我國法幣價格比擬，純依我國外匯漲落而定，最高期間，一元盧比，竟會達十三元法幣。以法幣計，此地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甚高。惟若用以購製衣物用具，其價格，約低於昆明各貨數倍。尤以火油一項，在緬境一盧比一加侖，其價格約僅廉於昆明十倍以上，故凡跑滇緬公路之司機，所以能西裝革履，宛若翩翩公子者，半賴購賣此種違禁品也。

九谷商場，漢緬商人，各佔其半，緬人則多攤貨於地，作片斷之英語，伴抬高價，一減低，冀可得較高之利潤，古今中外，商人同一作風，由此可見。

晚町瘴氣雖少，而毒性甚強，凡爲所噬者，則瘴疾之生，實難倖免。該鎮自成立郵局

以來，局長已易其人，此三人蓋因惡性瘧疾而去職者也。

作者抵曉町之次日，得遇橋友張武瀛君，異地故人重逢，喜歡無量，因張君之盛意，留，殷勤款待，乃得在曉町暢遊五日。聞居無事，輒相與越國界至九谷鎮，就咖啡館中，細嚼西點，可兼與夷人談笑，南國風趣，至今每一念及，尤覺回味之不盡也。

結 語

作者自重慶出發，迄於畹町，往返途程，凡四千二百餘公里。就中放棹長江，驅車高原，涉身險谷，攀登峻嶺，沿途所經，在地質、地形、土壤、氣候、植物耕作、聚落、交通、民俗、語言等自然人文各方面，莫不因地而異，呈錯綜複雜之觀。百日旅途，雖不曾走馬看花，但見聞所及，胸懷爲之擴展，對祖國山河之偉麗，亦益增深切之認識。前述講駕，已將沿途情況，概記崖略，茲更綜合全貌，參酌比較，而分爲地形、氣候、土地利、交通、民族五項，撮要述之，以就正於關心西南國防經濟建設之諸君子焉：

在地形上，川緬之間，顯有數種不同之區域，由東北迤西南，愈行愈高。敘永以北屬四川盆地範圍，拔海高度，均在七百公尺以下，小邱起伏，平原錯綜，人口稠密，每方公里，達一百人以上。由敘永至貴州之畢節，地勢漸上漸高，但大部地面，拔海仍在一千公尺左右，爲四川盆地與雲貴高原之過渡區域，平坡緩邱，仍不出川中盆地景色，土地利用，極爲充分，種玉米之梯田，往往漫於山頂，人口仍甚稠密，每方公里，亦在百人左右，畢節以西，直至昆明之間，地勢陡峻，大部地面，拔海均在三千公尺左右，可稱之爲滇東高原，山嶺河谷，錯雜無間，即所謂烏蒙山脈區域也。因在地質史上，本區曾受歐羅劇烈之褶皺，且正當中國南部數度海侵海退之間戶，故地形特爲高聳，地質特爲複雜也。

山嶺石骨畢露，荒蕪遍野，森林既少，梯田亦稀，人民集村而居於山間盆地（即壩子）與河谷之旁，人口密度，每方公里約三十人。昆明以西，直至大理，地理景色，又形變異，拔海高度，平均在一千公尺至二千公尺之間，山嶺河谷，大抵均呈南北行方向，惟山嶺既低，河谷亦小，且時見零星之小湖泊，蓋此間位於金沙江與紅河之間，二河侵蝕極盛，其勢頗烈，今日之湖泊，殆即當年河道之殘餘，此區山間盆地極多，聚落人口，相當稠密，每方公里，在五十人以上。過大理以西，直達緬境，為真正之峽谷區域，大部地面拔海均在二千公尺乃至三千公尺以上，最高山嶺與河谷之高度差別，甚至有在四千公尺以上，而其水平距離，往往不過二三十公里，山嶺河谷，南北縱列，坡度既大，交通亦困難，人民相互隔絕，老死不相往來，人煙稀少，每方公里，在二十五人以下，此區地形，與外國各方面地形，迥不相同，乃因當第三紀造山運動之時，受西藏古陸與華南古陸，相互撞激之所致也。

以氣候而論，亦有顯著之差別，在川中盆地，以受四圍山嶺之屏障，極為溫暖，屬副熱帶氣候，稻米甘蔗，隨處均有，尤以長江以南一帶，更盛產熱帶植物如荔枝等品。一出四川盆地，以至昆明，因地勢高峻，涼爽異常，四五月才獲聞，常可見霜。氣流因地形而上升，其中水汽凝成致雨，降雨總量，雖並不過多，而降雨頻率則大。貴陽全年雨量達一百九十七日，昆明亦約一百三十日，俗諺：「一天無三日晴」，斯之謂歟！昆明以西至大

理之間，氣候四時如春，極宜人居，昆明全年溫度最高月之平均溫度，不出攝氏二十度，最冷月溫度亦在三度以上。計由四川向西南行，緯度雖逐漸減低，但以地形昇高之影響，氣候反不如四川盆地之溫暖也。雲南西部之峽谷區域，以山谷有作南北行，孟加拉灣飽含水汽之西南季風，得以沿峽谷而上，遠達西康境內，因之峽谷區域雨量極多，我國除華南珠江三角洲外，其雨量之多，無有過於此者。故地極潮濕，叢生耐熱帶植物，加以地形高下差殊太劇，峽谷中空氣不易相互對流，因之終年雲霧籠罩，悶熱非常，此種多濕鬱而悶熱之氣候，最適於瘧蟲之繁衍，蚊蠅陣陣，瘧疾厲行，不僅為外來之人所難忍受，卽世居本地之土人，亦難適應，尤以雲南西南更烈，例如孟定之某一千人之村鎮，三年之中，人民死於瘧疾者，佔三分之二，於此可以概見矣。因此滇西漢人多居於三千公尺之山坡上，河谷之中，則只少數土著之挪族等族居住。是以滇西峽谷區域及滇西之野人山，無論在地形上在氣候上，均將中國與印度相互隔絕，滇緬公路中印公路之興築，費盡無數人力財力，交通運輸與管理，仍極感困難，較之昔日巴拿馬運河之開鑿時，所遇之困難，尤有過之。我國以極不充分之設備，單恃人力，突破此困難，實為西南國防經濟建設所絕難忽視之工作也。

本區土壤，在四川盆地中屬紫棕壤及沖積土，所謂紫色盆地，卽此謂也。貴州西北部多為棕壤及灰棕壤，雲南全部以雨量豐沛，多紅壤及黃壤。紫棕壤及沖積土，多分佈於揚

子江平谷一帶，及川南邱陵地，水稻生長極多，沃野千里。貴州西北部以高度關係，生長季不足，雖間有稻米，然仍以雜糧為主，其中拔海二千公尺以上之土地，結年雲霧彌漫，陽光不足，僅有蕎麥玉蜀黍之類稀疏分佈。雲南紅色土壤上，土肥較差，山間盆地，乃稻米生長之所，亦即人類活動之中心區。至於西部峽谷地帶，高山多藥莽茂林，低谷反較荒涼，以與四川盆地相較，實不可同日而語也。本區地廣人稀，開發移墾之可能性最大。作者管見，以爲川南一帶，以氣候土壤論，可提倡再生稻及雜糧之交替培養。黔西諸地，除發展燕麥及蕎麥增加生產外，尙可提倡牧畜業。雲南之山間盆地，亦應施以肥料，廣爲利用，以求稻米之生產量增加，滇省及黔西山地，目前森林濫伐甚盛，亦宜再爲倡導植林與林木之保護。庶可使地盡其利，生穀之土盡墾，山澤之利盡出，遊食之民盡歸於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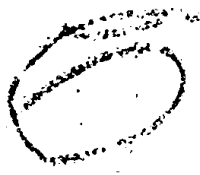
抗日軍興以後，本區之公路建設，已成者有川滇、滇緬、昭威、西祥等約十餘線，四通八達，水陸聯運，交通至便，除近日擬修建之中印公路外，並積極發展馬車，以增加運輸。四川盆地之中，爲子江東西貫流，宜賓以下，江流緩和，水量豐富，旁通岷江、沱江、綦江、烏江、嘉陵江，交通四達，是爲川省財富之命脈，他日倘能復航成功，舟楫之便，當更盛也。川滇國道，錯雜於高原盆地間，公路寬廣，運輸至便，目前敘滇鐵路已過雲南曲靖北展至宣威，他日倘能全段完成，則開發黔西富源，當無問題。滇緬公路今日以國人之努力，亦極便利，東段雖間有橫斷山隔絕，但山之幅員較狹，壩廣地平，易於修建



率而寬之公路，且高原本身，空氣清爽，氣候溫和，適於人居，運輸不致受阻，自無問題。至於下關以西之西段，雖有怒山及高黎共山之橫梗，但以人定勝天，交通亦極方便。

最後關於西南民族，其複雜情形，作者於前文言之已詳。考漢、揮、苗三大種族，自來即錯雜散居於西南各部。史乘所載，吾國自古治邊之策，或以武力征服，或用懷柔遠制，或採遠交近攻之法，或仿以夷制夷之策，視邊區諸族，為文化落伍，化外之民，而自居於黃帝子孫，大漢天聲之地位。致降及晚近，邊疆問題，迄無具體解決辦法。今政府以三民主義治國，對治邊之策，雖糾正昔日之誤，凡在中華民國歷史天然二者疆界內之民族，早已一視同仁，完全平等。惟在事實上，似尚應加強努力普及邊疆教育，對邊民施以國語統一之訓練，同時改善各民族中之經濟生活，並發展邊區交通，俾增加邊民之福利，更而使吾民族間之融和團結更臻強固。此外，作者更以為西南邊疆在行政上應另劃行省，廢除土司重定縣治，務求行政機構與內地諸省同一組織。此則作者之部見，尤願於提供當世賢君子以檢討者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三〇四八號



版 權 所 有			
川 新 紀 行	著 者 汪 永 澤	校 對 者 黃 士 華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重慶香國寺西首
正 中 書 局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實 價 二 元 四 角			

2.7  
12

